

青年知识名著译丛

基督山伯爵

(七)

主编：周 林

〔法〕大仲马 著

北京银冠电子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年知识名著译丛/周林主编. —北京: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1.6
ISBN 7-900060-23-5
I. 青… II. 黄… III. 文学知识-课外
读物-作品集 IV. I17

青少年知识名著译丛·基督山伯爵

作 者:〔法〕大仲马

排版设计:盛世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北京银冠电子有限公司

社 址:北京海淀区增光路 45 号综合楼

邮政编码:100080

印 刷:北京通成印刷厂

开 本:880×1230mm 1/32

总 印 张:498.50 字数:4 800 千字

版 次:2001 年 6 月第一版

2001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500 册

书 号:ISBN 7-900060-23-5/I.05

总 定 价:5600.00 本册定价:16.00

目

目 录

第一百五章	公 墓	1
第一百六章	财产分享	2 5
第一百七章	狮 穴	5 2
第一百八章	法 官	6 7
第一百九章	开 庭	8 4
第一百一十章	起诉书	9 7
第一百一十一章	抵 罪	1 1 0
第一百一十二章	离 开	1 2 4
第一百一十三章	往 事	1 5 0
第一百一十四章	庇皮诺	1 7 2
第一百一十五章	罗吉·万帕的菜单	1 9 2
第一百一十六章	宽 恕	2 0 5
第一百一十七章	十月五日	2 1 6

第一百五章 公 墓

波维里先生的确在路上遇到过送瓦朗蒂娜去最后归宿的队伍.天空阴霾多云.一阵寒风吹过,树枝上残留的黄叶,被吹散落在那塞满马路的人群中间.维尔福先生是一个地道的巴黎人,他认为只有拉雪兹神父墓地才配得上接受巴黎家族成员的遗体,只有在那儿,死者的灵魂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安息.所以他在那儿买下了一块永久性墓地,很快那坟地就被他的家属占据了.墓碑的下面刻着"圣.米兰维尔福家族",因为这是可怜的丽妮.....瓦朗蒂娜的母亲.....临终时的愿望.所以那庄严的送殡行列就从圣.奥诺路出发,向拉雪兹神父墓地前进.队伍横越过巴黎市区后,穿过寺院路,然后离开郊外的马路,到达坟场.打头的是三十辆丧车,后面是五十多辆私家马车和五百多个步行的人跟在后面.最后这一群人都是青年男女,瓦朗蒂娜的死对他们无疑是晴天霹雳;天气虽然阴沉寒

冷,仍不能阻止人们送那美丽.纯洁.可爱.却在这如花之年夭折的姑娘.离开巴黎市区的时候,忽然一辆由四匹马拉的车疾驶而来,马车里的人是基督山.伯爵从车里出来,混在步行的人群里.夏多.勒诺一看见他,便马上从自己的四轮马车上下来,去和他走在一起.波尚也离开他所乘的那辆轻便马车走过来.伯爵在人丛里仔细地看来看去,他明显在找人."莫雷尔在哪儿?"他问道,"你们有谁知道他在哪儿吗?"

"我们在丧家吊唁时就已经问过这个问题了,"夏多.勒诺说,"可是我们中间没有人见过他."

伯爵一声不吭,继续向四下里瞧着.送殡行列已经到达坟场了.基督山那敏锐的目光忽然向树丛里望去,不一会他焦急不安的神情消失了,因为他看见一个人影在紫杉树间一闪而过,并认出那个人影正是他要找的人.

这个豪华的大都市里的丧葬情形,人家想必都知道.黑压压的人群散开站在白色的墓道上,天地一片

寂静,只有那围绕墓碑的篱笆竹偶尔的折断声打破寂静,然后神父用抑郁而单调的声音诵经,其中还不时夹杂着一声女人发出来的啜泣声.基督山注意到的那个人影迅速绕到亚比拉和哀绿伊丝的坟墓后面,到枢车的马头旁边,和死者的几个仆人一同走到指定的墓穴跟前.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墓穴上,基督山却只注意那个人影.伯爵有两次走出行列,为的是看清他所关切的那个人究竟是否在衣服下面藏着武器.当殡葬行列停下的时候,可以看清那个人正是莫雷尔.黑色礼服的纽扣一直扣到颌下.他脸色苍白,痉挛的手指紧紧地抓住帽子,站到一块可以看清楚坟墓的高地上,斜靠在一棵树上,看着下葬的每一个细节.一切进行正常.某一些不易动情的人象往常一样发表一些演讲.....有的对逝者的夭折表示同情,有的就父亲的伤心侃侃而谈;有些自以为聪明的人还说,这个年轻姑娘曾几次向她的父亲求情,求他宽恕那些即将受法律惩处的罪犯;这样一直讲到他们耗尽他们那些丰美

的词藻结束。

基督山什么也没有听见，什么也没有看见，或者，说得准确些，他只注意着莫雷尔，莫雷尔那种镇定的态度让那些知道他心事的人看着都忍不住十分担心。

"你看，"波尚指一指莫雷尔，对德布雷说，"他在那儿干什么呢？"

"他的脸色真苍白呀！"夏多·勒诺说，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

"他受凉了！"德布雷说道。

"决不是的，"夏多·勒诺慢慢地说，"我想他一定是心里非常难受。他一向是非常敏感的。"

"唉！"德布雷说，"你说过他不认识维尔福小姐呀！怎么又会为她伤心呢？"

"不错，但是，我记得他曾在马尔塞夫夫人家里和维尔福小姐跳过三次舞。您还记得那次舞会吗，伯爵？您在那次跳舞会上那样引人注目。"

"不，我不记得了，"基督山回答，他根本不知道他

们在说些什么，……他正在全神贯注地注意着莫雷尔，莫雷尔好象激动得呼吸都停止了。”演讲完了，再会，各位，”伯爵说。他转身就走去，但没有人看见他去哪儿了。葬礼结束后，来宾们纷纷回巴黎去。夏多·勒诺四处寻找莫雷尔，当他在寻找的时候，莫雷尔已经换了地方，夏多·勒诺再回头已不见了莫雷尔，便去追德布雷和波尚。

基督山躲在一座大坟墓后面等着莫雷尔。莫雷尔走近那座刚刚建好但已被旁观者和工匠所遗弃的坟墓。他神情茫然地向四周环顾，当他的目光离开基督山所躲着的那个圆形墓地，基督山已经走到离他十来步远的地方，年青人却仍没发现他。年轻人在墓前跪了下来。伯爵走到莫雷尔身后，伸长脖子，他膝盖弯曲，好象是随时都会扑到莫雷尔身上似的，莫雷尔低着头，直到头接触到石板，然后双手抓住栅栏，他喃喃地说：“噢，瓦朗蒂娜呀！”

这几个字使伯爵的心都碎了，他走上前去，扶住

那青年人的肩头,说:"是你,亲爱的朋友,我正找你."

基督山本来以为莫雷尔一看到他会痛哭流涕,会对他大发雷霆,可是他错了,莫雷尔回过头来,很平静的对他说:"你看见了,我正在祈祷."

伯爵用疑惑的目光把那年轻人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然后他好象比较放心了."要我用车子送你回巴黎吗?"他问道.

"不,非常谢谢你."

"你要干什么?"

"请让我祈祷."

伯爵并不反对,他只是躲到一旁,注视着莫雷尔的一举一动.莫雷尔终于站起来,拂去膝头的灰尘,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上回巴黎的路.他顺着罗琪里路慢慢往回走.伯爵不坐马车,在他的身后约一百步左右步行跟着他.马西米兰穿过运河,沿着林荫大道折回了密斯雷路.莫雷尔到家五分钟后,伯爵就赶到了.尤莉站在花园的进口,全神贯注地看园丁为一棵孟加拉玫

瑰接枝."啊,基督山伯爵!"她喊着.他每次来访问密斯雷路的时候,这个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都这么喜欢他.

"马西米兰刚回来,是吗,夫人?"伯爵问.

"是的,我好象看见他进去了,要不要去叫艾曼纽呀."

"对不起,夫人,我必须马上到马西米兰的房间去,"基督山回答,"我有重要的事情需要告诉他."

"那么请吧."她微笑着说,目送他消失在楼梯口.基督山奔向通往马西米兰房间去的楼梯;到了楼梯顶以后,他留神倾听,没有任何动静.跟许多独家住的老屋一个样,这儿的房门上装着玻璃格子.房门闪着,马西米兰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玻璃格后面遮着红色的门帘.无法知道他在房间里干些什么,伯爵脸都红了,而象伯爵这样一个有铁石一般心肠的人是不容易动情的."我怎么办呢?"他不安地自语.他想了一下."我要拉铃吗?不,铃声只会促使马西米兰实行他的行动,那

时铃声就会由另一种声音来回答."他浑身发抖,情急生智,用手臂撞碎了一格玻璃,随后他拉开门帘,看见莫雷尔伏在书桌上写东西,听到玻璃格破碎的声音,他一下子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非常对不起!"伯爵说,"没什么事,只是我滑了一下,我的手肘不小心撞破了一格玻璃.既然玻璃打破了,就来你的房间里对你讲吧.你不必惊惶!"伯爵从那被打破的玻璃格里伸进手来,打开了房门.

莫雷尔神情不悦地向基督山迎上来,但他不是来迎接他的,而是要阻止他进来.

"嘿!"基督山擦着自己的手肘说,"这是你仆人的过错,把你的楼梯擦得这样光滑,好象走在玻璃上一样."

"你碰伤了没有,阁下?"莫雷尔冷冷地问道.

"我想没有.你在写什么呀?你正在写文章吗?"

"你说我吗?"

"你的手指染着墨水."

"啊,是的,我在写东西.我虽然是一个军人,有时候却爱好动动笔."

基督山走进房间里,马西米兰无法阻止他了,但他一直跟在伯爵身后.

"你正在写文章吗?"基督山又用目光逼视着他.

"我已经说过了."莫雷尔说.

伯爵向四周看了一下."你的手枪为什么放在写字台上?"基督山用手指着书桌上的手枪说.

"我就要出门旅行去了."莫雷尔说.

"我的朋友!"基督山用一种十分友好地口吻叫道.

"阁下!"

"我的朋友,我亲爱的马西米兰,不要作匆忙的决定,我肯求你."

"作匆忙的决定?"莫雷尔耸耸肩说,"出门去旅行一次有什么可奇怪呢?"

"马西米兰,"伯爵说,"让我们放下假面具吧.你

不要再用那种假装的镇定来骗我,我也不用再对你装出儿戏式的关怀.你当然明白我刚才撞破玻窗,打扰了一位朋友,我之所以这么做,正是因为我怀着极度的不安,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是怀着一种可怕的确信.莫雷尔,你是想自杀!"

"伯爵!"莫雷尔打了一个寒噤说,"你怎么可以有这种想法?"

"我告诉你,你是想自杀,"伯爵继续说道,"这就是证据."他走到写字台跟前,把莫雷尔遮住的那张纸拿开,把那封信拿在自己的手里.

莫雷尔冲上来抢那封信,但基督山已经看出他会这么做,于是用他有力的手抓住他的手."你看,你想自杀,"伯爵说,"你已经把这种念头写在纸上了."

"好吧!"莫雷尔说,他的表情又从疯狂的激动变为平静,"好吧,即使我确实想用这支手枪自杀,谁能阻止我?谁敢阻止我?当我说,我生命的全部希望已经熄灭,我的心已经死了.我的生命之火已经熄灭了,周

围的一切都让我伤心,地球已经变成灰烬,每一个人的声音都伤害我,当我说,让我死是种慈悲,假如我活下去,我就会因丧失理智而发疯,阁下,告诉我,当听了这一番话以后,谁还会对我说'你错了,还会有谁会来尝试阻挡我去死呢!告诉我,阁下,你有那种勇气吗?"

"是的,莫雷尔,"基督山说,他的态度非常坚定,与那年轻人的异常激动成了一种明显的对照,"是的,我要那样做."

"你!"莫雷尔愤怒地道,"你,当我还可以救她,或者可以看着她死在我怀里的时候,你来欺骗我,用空洞的诺言来鼓励和安慰我.你,你装作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你扮演上帝,却不能救一个年轻姑娘的生命!啊!说老实话,阁下,要是你不是让我看了觉得可怕的话,我简直会觉得你十分可怜!"

"莫雷尔!"

"你叫我放下假面具,但我不会改变主意,请放心

吧!当你在她的坟前和我说话的时候,我回答了你,那只是因为我的心软了,你到这儿来的时候,我也让你进来了.既然你得寸进尺,既然你到我这个作为坟墓用的房间里来激怒我,我已经受尽人间痛苦,你又为我设计出一种新的苦刑,.....那么假装成为我恩人的基督山伯爵呀,人间天使般的基督山伯爵呀,你可以满意了,你就目睹一位朋友的死吧."说着,莫雷尔狂笑着扑过去抢那支手枪.

基督山脸色惨白,可是他的眼睛闪闪发光,他用手压住手枪,对疯狂的人说:"我再对你说一遍,你绝不能自杀."

"你还想阻止我,"莫雷尔回答,挣扎着要挣脱伯爵的手,但是象第一次一样,他的挣扎徒劳没用.

"你以为你是谁,竟敢用这个暴虐的态度对待自由而理智的人?"

"我是谁?"基督山重复道,"听着,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有权利可以这样对你说:'莫雷尔,你父亲的儿

子不应该在今天死去.,"基督山两臂交叉,神情庄严地向那个年轻人迎上去,他看上去是那么崇高那么神圣,年轻人不由地在这种近乎神圣的威严面前屈服了,他往后退了一步.

"你为什么提到我父亲?"他结结巴巴地问,"你为什么把他和今天的事情混在一起呢!"

"因为当你的父亲象你今天这样要自杀的时候,阻止他的,正是我.送钱袋给你妹妹,送埃及王号给老莫雷尔先生的,也是我.因为我就是那个当你还是一个小孩子时就把你抱在膝头上玩耍的爱德蒙.唐太斯."

莫雷尔震惊得几乎透不过气来,他踉踉跄跄地倒退了一步;他就再也支持不住了,大叫一声俯倒在基督山脚下.然后,他又立刻爬起来,冲向房门,在楼梯顶上放开嗓子大喊道:"尤莉,尤莉!艾曼纽!艾曼纽!"

基督山想出去,但马西米兰锁住门不让伯爵出去,宁死也不肯放松门柄.尤莉.艾曼纽和那个仆人听到